

# 徐闻风雷

罗元理  
著



海风出版社

# 徐闻风雷

罗元理 著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闻风雷/罗元理 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2

ISBN 7-80597-414-4

I. 徐...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496 号

徐闻风雷

罗元理 著

\*

海风出版社出版

(福州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8.87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97-414-4/I·63

定价:23.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读《徐闻风雷》

沈仁康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艰苦的环境下、在整个新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存在，火炬不熄，红旗不倒，直至全国解放。“南路”游击队，曾有过自己灿烂的光华。

最近我读了罗元理的长篇小说《徐闻风雷》很高兴，作者是想把这一部分史实艺术化地搬进文学殿堂。这值得我们高兴和欢迎。

小说反映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到雷州解放，它反映了雷州人民身受的苦难及有识之士的首先觉醒，由宣传群众到组织武装斗争，最终在解放军南下之时，荡涤了雷州大地上的污泥浊水。

反映雷州半岛革命斗争的作品，在此之前有过电视连续剧及短篇作品，长篇小说还是很少的。因为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很强的艺术概括力，要塑造有血有肉能站得起来的人物形象，要构架一个比较完整、有起有迄、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描写……雷州半岛出过不少有成就的作家诗人，我知道也有人写成了雷州史诗式的作品，但至今未见到出版。所以，这本《徐闻风雷》就很值得我们重视。

《徐闻风雷》写了林佩雄、唐志强、沈成吾、郑世光……这些人物都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热情，勇于牺牲，他们自宣传抗日到面对国民党的杀戳，都面不改色，勇往直前。林佩雄等革命知识分子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到参加革命，组织民众抗战，以后建立

人民武装,领导武装斗争,他们走的就是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和战火的洗礼。他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与那些抱着利己主义和活命哲学投机革命的美谛克式叛徒如黄克之流,有根本的区别。

他们的斗争环境是在雷州半岛南端徐闻这个特定的政治地域。远离革命中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群众觉悟较低,而敌人有“两面派”的欺骗性,且势力强大,对比之下革命力量处于劣势。面对敌人的镇压围剿和反动分子、叛徒的告密、出卖,他们遭遇一次次挫折,但他们不屈服,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战斗,他们一次次战胜困难,从小到大,不断地发展起来(从地下游击小组到武装排、武装连,最后成立独立营)。

他们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革命者。他们的指挥和领导艺术也许粗糙些,但也不乏有运筹得当、出奇制胜的佳作。譬如,成功地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开展活动,策划成立北区抗日联防队,争取与收编邓敬侯农民军,组织西区民众力克日伪军木村部,利用敌人内部派别矛盾营救被捕群众与同志,镇压恶霸郑三,板桥伏击战用反间计以少胜多大败王营,将计就计首克县城,策动敌卢健、智尊部起义等等,都显示出他们的智谋。

《徐闻风雷》如果不写那么多过场的、不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人物,而集中写一写主要人物,揭示他们丰富的心理、感情活动,也许会更好。比如,敌我之间的斗智斗力会有更高的层次、战略策略的较量会更深刻、更具起伏曲折性,由此而写出敌人必败我方必胜就有可读性。故事也可前后连串、丝丝入扣。即使是爱情,也不会停留在农村相亲式的水平上,以致常常叫人哑然失笑。

雷州这个地方,是具有特殊地域风情的地方,不单是雷歌,这方面的描写也有欠缺。

(沈仁康,原广东文学院副院长,国家一级作家)

## 楔 子

天崩地裂，  
沧海桑田。  
亿万斯年，  
地壳演化出雷州半岛，  
这片南方的红土壤。  
南邑县象绿宝石般璀璨，  
镶嵌在半岛南端，  
滔滔南海把它怀抱、滋养。  
五千年前，  
便有俚人在这里耕作繁衍，  
人们说雷话，唱雷歌，  
其言朴质铿锵，  
其歌婉转苍凉。  
这里三冬无雪、草木郁苍，  
四季雷暴频繁，  
冬春旱魃猖狂。  
传说唐宪宗元和年间，

南邑大旱，  
百姓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一壮士怒烧雷公庙堂，  
曰：雷公不保众生，  
留庙乜用？（注：乜，方言，即什么。）  
当午乌云遮天，  
电闪雷鸣，  
直袭壮士。  
壮士立于野上，  
手执竹刀劈向天，  
雷公左腿被劈断，  
壮士竟然无恙。  
是日大雨普降，  
救活田里禾秧。  
忽有大风猛刮过，  
壮士不知了去向。  
南邑人说，  
壮士乘风而去成了仙，  
每逢凡间有灾殃，  
便会转世来救难。

## 目 录

|                                      |     |    |
|--------------------------------------|-----|----|
| 读《徐闻风雷》(序) .....                     | 沈仁康 | 1  |
| 楔 子 .....                            |     | 1  |
| 第一回 林景诗喜得贵子敢仗义<br>小佩雄蒙当“丈夫”勇救父 ..... |     | 1  |
| 第二回 忧国难师生上街抵日货<br>行贿赂官商勾结害志士 .....   |     | 11 |
| 第三回 黎民求雨陈棠走马上任<br>佩雄升学众友雅兴送别 .....   |     | 24 |
| 第四回 赴康师佩雄大海泛舟<br>读雄文少年茅塞顿开 .....     |     | 35 |
| 第五回 陈棠选美林杨分道扬镳<br>俏莲怀春王玲反汪舍生 .....   |     | 45 |
| 第六回 返南邑佩雄宣传救亡<br>办茶店思正智运军需 .....     |     | 55 |
| 第七回 佩雄求职杨琴改词寄情<br>程庄“说媒”麦张沐月吟哦 ..... |     | 68 |
| 第八回 搓麻将杨琴设计捉奸<br>宴香果佩雄聚友读典 .....     |     | 76 |
| 第九回 茶店被抄大姐以身相报                       |     |    |

|                    |     |
|--------------------|-----|
| 成吾除奸杨琴扶危急难 .....   | 85  |
| 第十回 林谭成亲杨琴充“抗日夫人”  |     |
| 汉英回城师生反顽固校长 .....  | 98  |
| 第十一回 卢家提亲玉霞“哭嫁”热闹  |     |
| 北区联防青松击敌壮烈 .....   | 108 |
| 第十二回 保家园汉英西门讲抗日    |     |
| 说英雄敬侯茅坡结兄弟 .....   | 117 |
| 第十三回 和家岭兵民义举救美机    |     |
| 鱼潭桥群英“蜂阵”败日伪 ..... | 126 |
| 第十四回 情窦初开志强赴宴说亲    |     |
| 情场失意黄克醉酒惹祸 .....   | 135 |
| 第十五回 黄克叛变外来教师被逐    |     |
| 陈棠通敌谈判使者负辱 .....   | 145 |
| 第十六回 戏场演讲郑校长革职     |     |
| 坎坑借枪狮子头落难 .....    | 155 |
| 第十七回 千里接兵断帆兆凶      |     |
| 豺狼当道沙洋失利 .....     | 169 |
| 第十八回 保护同志林家夫妇殉难    |     |
| 护送伤员佩雄恶途被捕 .....   | 178 |
| 第十九回 幽情缱绻杨琴舍身救友    |     |
| 浴血抗战西区齐力克敌 .....   | 188 |
| 第二十回 郑三逼婚小妹自投虎口    |     |
| 陈棠剿共同志生死刑场 .....   | 202 |
| 第二十一回 狱中斗争难友坚贞不屈   |     |
| “国代”竞选汉英纵横捭阖 ..... | 213 |
| 第二十二回 镇压郑三小妹“笑里藏刀” |     |
| 遭袭坎坑方贵悬首异地 .....   | 225 |
| 第二十三回 坎坑再袭俏莲与敌同尽   |     |

|       |                                |     |
|-------|--------------------------------|-----|
|       | 板桥伏击王营被人反间 .....               | 235 |
| 第二十四回 | 县城首克玉霞受命劝夫<br>军情突变卢健起义献身 ..... | 246 |
| 第二十五回 | 制乡队希明深入虎穴<br>歼江团郑方终成眷属 .....   | 255 |
| 第二十六回 | 扫清外围少萍进城策反<br>追拿陈棠佩雄遇飙罹难 ..... | 264 |
|       | 《徐闻风雷》中雷歌韵脚用字的说明 .....         | 275 |
|       | 后 记 .....                      | 276 |

## 第一回 林景诗喜得贵子敢仗义 小佩雄蒙当“丈夫”勇救父

公元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十月的一天夜里，一个婴儿在池塘村一座茅屋里哇哇落地。其时，雷雨消歇，天边电光闪闪。婴儿啼声尖锐激越，打破黑夜的沉闷，似乎诅咒着这个令之不满的世界。

这座茅屋住着新生儿的父母林景诗和结婚一年的妻子。林景诗二十多岁，穿一件学生服，圆鼓鼓的脸腮，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本在京城大学读书，半个月前得知家中妻子临近分娩便请假赶了回来。林景诗在京城念书，算是沙洋乡里最见多识广的了。他目睹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数月前，他亲身参加了震撼中外的五月四日反对卖国的游行示威。此时，他正坐在屋里一张红木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看着。稳婆笑吟吟从卧室里噤噤走出来道喜：“恭喜啊，林先生，是个后生仔！”他顿时开颜，跑进卧室。妻子额上包着头巾，怀里抱着刚出世的婴儿，抬头见他撞进来，眉开眼笑对他说：“看，是个男的，起个名吧！”

“好！”林景诗手里还拿着那本书，是《水浒传》，信手拈来，“我平生钦佩古今英雄，就叫他林佩雄吧。”

林家母亲早年去世，只留下景诗兄弟俩，因长男景礼无嗣，如今景诗生了个男孩，全家上下皆大欢喜，自不待言。

转眼过了一个月。林家喝过满月酒，有一天，林景诗正在家

里陪伴着妻儿，几个村民来访，谈话间，叫苦连天。这个说：“景诗先生，这是乜世道？必豪叫人牵走了我的牛，以后叫我如何耕作？”那个说：“景诗兄，乡里又是丈田加税，又是筹款造械，猪牵走，牛牵走，我们是无法活了！”

村民所说的必豪，姓陈，是乡里民团组织头目。他依仗自己的权势，独自承包乡里的田赋数额，私下增收佃户租税，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对陈必豪的胡作非为，林景诗早有所闻，此时亲耳听了乡亲们诉苦，忍不住心中的不平，拍案而起，说：“岂有此理！走，我们跟他评理去！”坐在一旁的妻子抱着婴儿惊讶地看着他，欲言又止。她知道，男人的事，女人家不便管，何况，丈夫也是为村里穷苦人好，但她又疑惧丈夫的刚烈性子，碰上干柴烈火，说不定惹出什么祸来。她看着丈夫和众人出了家门，心里忐忑不安。

林景诗一行六、七人，来到乡里的民团局。陈必豪满面横肉，皮笑肉不笑迎上来，说：“景诗后生，荣幸光临，失迎，失迎！”

林景诗恶心：“闲话免谈，陈必豪，我问你，时下兵祸连结，百姓生计艰难，不堪重负，为何还丈田加税？”

陈必豪拉下脸，说：“这是遵命上级。”

“那牵牛牵猪不会是上级命令吧？村民本来就种粮不够交租，你又把牛牵走，耕作不了，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林景诗晓之以理。

“税租交不上来，不拿猪牛顶，叫我如何交差？”陈必豪强词夺理。

“那为何你在沙洋的田地最多，税赋却分文不加？还有，你向乡亲们筹款，说买枪造械防贼，为什么钱收了不见枪，也不见款？”

陈必豪语塞，恼羞成怒：“林景诗你这杂种，吃错了乜药，

敢来此卖疯！”把桌子撞得山响。林景诗不甘示弱，一脚踢翻椅子，还以颜色。于是；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拼将起来。

事后，陈必豪怀恨在心，诬告林景诗聚众打砸民团局，扣以“造反”罪名，欲拿之归案。

一天夜里，秋风凛冽。午时过后，陈必豪趁风高月黑，带二十来团丁鬼鬼祟祟摸到池塘村，进了村便点燃那煤油竹筒，围住林家屋子。陈必豪命团丁破门而入，喊着：“抓住林景诗，别让他跑了！”幸亏林景诗上半夜得到风声，早携带妻儿逃离村子。陈必豪找不到林景诗，急赤白脸，抓住其父林福典，要他说出儿子藏在何处。林父缄口不说，陈必豪震怒，一把揪住他头发往墙上撞。头被撞破流血，发也揪脱了一把。林景诗兄长林景礼上前拦阻，也被打翻在地。这时，池塘村和附近村庄穷苦人闻风赶来，将四周团团围住，谴责声雷动。陈必豪不敢久留，慌忙溜走。不久，林父和兄长因伤病相继去世，兄嫂也改了嫁。

林景诗带妻儿东躲西藏，挨过一年后，风声稍小，来到妻子娘家虾港村，在那里搭了一间简易茅房住下，以教书糊口养家。

虾港村有个村民叫张光义，小时，和林景诗一起读书，因家境贫困，常交不起学费。林家那时还算富裕，善施好舍，经常解囊资助。张光义一直怀感激之情。现张光义年近三十，妻子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两口子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刚满十岁。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天中午，林景诗正在屋里看书，妻子哄着两岁的儿子，口里哼着雷歌：

鸡咕咕，鸡咕央，  
因去书房坐书窗  
(因呀，)放眼利利看书册，  
个字都强百亩田。  
(注：利利，明亮之意；强，胜过。)

忽然，村子里乱哄哄的，有人喊：“贼来啦！”林景诗丢下书，赶紧带着妻儿往村后的山上跑。张光义刚从地里回来，在村边遇上土匪，弃锄而逃，被土匪在后面开枪打伤肩膀。他忍痛钻进竹园，才得逃脱。张光义的女儿在村外小溪边洗衣，一边洗，一边唱着童谣：

鸡角仔，鸡角哥（注：鸡角即小公鸡），  
 飞去菜园吃菜秧，  
 飞去深山吃竹籽，  
 飞去海南吃槟榔。  
 槟榔生，槟榔红，  
 槟榔生籽吊灯笼，  
 吊在哪？  
 吊到大书房。  
 大书房宰猪，小书房宰羊，  
 打锣打鼓迎新娘

……

听到“走贼”声，她茫然不知所以，懵懵懂懂往家里跑。幸好林景诗带着一家三口跑出来看见，赶忙喊住她，她才回头跟着往山上跑。

第二天，土匪走后，张光义和乡亲们回来，看到村子里尸体横七竖八，有的被剖了腹，有的被砍了头，有的缺了手脚，满地血淋淋。张光义到处找妻子，最后，在死人堆里发现妻子裸露着身子，下身被插进一根手腕粗的竹筒，一道道污血凝固在白皙的大腿上。张光义见此情景，五脏俱焚，伤心痛哭，不久就悲痛而死。临死前，他把林景诗请到床前，当着村里几位父老的面，说：“我此生曾得林家恩惠，未及报答，眼看将不久于人世，我不在后，如果林家不嫌弃，就让小女当童养媳侍候林家，以了却我一心愿。”林景诗忙说：“光义兄，如何说这话。”几位父老却

在旁点头：“也好，万一光义走后，女儿也好有个依靠。”林景诗推辞不得。就这样，林家多了一张嘴，两岁的小佩雄也不知怎回事当了“小丈夫”。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小佩雄八岁了，个子瘦长，鼻梁挺直，眉目清秀。这年，他进了父亲教的虾港小学念书。学校里设有国文、常识、算术，还有图画、唱歌和体育，但小佩雄更喜欢听父亲讲英雄故事。从民间传说到古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从岳飞抗金到义和团反清；从辛亥革命到苏俄十月革命，他都听得津津有味。英雄人物在他心中扎了根，赋予了他机智勇敢、善良正直的性格。

六月的一天，烈日当空。学校放假了。父亲一早到圩上去赶集，临走答应给阿雄买一把削笔刀。阿雄趁父亲不在，邀一帮剃“锅刷”头，穿开裆裤的小伙伴到村子南面小山墩上玩。他们一边摘山稔果，一边唱着歌谣：

饲牛囡仔真多挂，  
雨淋衫湿愁无衫，  
单身穿条麻狗弄，  
穿着又湿脱又寒。

（注：饲牛即放牛；多挂，可怜之意；狗弄，即背心。）

山墩尽头是一道海湾从村前绕过，沿岸岩石嶙峋，岸边躺着几只破木船。海湾里海水在烈日烤晒下散发着飘摇不定的水汽，几只银白色的海鸟在水面旋飞捕食，远处几只帆船在茫茫大海中徐行。

“‘大帮贼’（注：指土匪。）好可怕喔！”一个稍胖的男孩嘴巴被山稔果汁染得紫红，用小手比比划划，说着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话，“他们抓住小孩，就扔得高高的，拿刀劈成两半，还挖人肝煎来吃呢！”

“雄哥，我怕！”旁边一个小女孩听了，桃红的脸蛋陡然变白，对瘦长的雄说。

“健，别说了，”雄制止稍胖的男孩，对小女孩说，“二妹，不要怕，我们这么多人，土匪来了，就打他！”

“这么没用。”健取笑二妹。

“好了，别逗了。我们来玩打贼，怎么样？”雄灵机一动，出点子。

“好哇，我们来打贼呀！”周围的孩子马上雀跃起来。

“可是，谁扮贼呀？”健说。

“我们来点手指。”

孩子们围拢过来，各伸出一只手指，由雄从左到右轮番点，一边点，一边念：“点手指，点手指，点着谁，谁是兵。”接着，又念：“点手指，点手指，点着谁，谁是贼”。“兵”声落在谁的指，谁就扮兵，同样，“贼”声落在谁的指，谁就扮贼。结果，雄在“兵”的一边，健在“贼”的一边，各被“拥戴”为“军官”与“贼头”。“兵”、“贼”分别在两边筑垒安营，用纸包沙团做武器相互投掷对攻。一时双方“杀”得沙土飞扬，“硝烟弥漫”。雄越战越勇，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冲向“贼窝”。飞来的沙团把他的脸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但他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终于率领众“兵士”攻破“贼窝”，活捉“贼头”。

当孩子们玩得高高兴兴的时候，一艘挂着法国旗的法租界海关缉私船，追赶一只走私煤油船，向虾港村港湾驶来。走私船上的人上了岸到处逃窜，缉私船的法国兵也上了岸，哇里哇啦地在后面追。他们辨不出谁是走私的，只管见人就抓。碰巧，林景诗和两位村民赶集回到村边。那两位村民看见法国兵，拔腿就跑，被法国兵追上抓住。林景诗自以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雷公打”，径自走路，也被法国兵不分青红皂白照抓起来。

雄和小伙伴们躲在山墩的岩石后，看见法国兵把父亲和两位

村民抓住，急得捏起石头要冲下去。二妹怕雄被法国兵抓去，拉住他的手。

法国兵抓到林景诗三人，捆在村边一棵榕树上，又去追捕其他人。雄看法国兵走开，马上冲下山墩，向榕树跑去。林景诗见一个小孩从山墩上跑下，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的儿子，担心有危险，想喊儿子跑开，又怕惊动法国兵，急得直瞪眼。雄飞一般跑到榕树前，说：“爸，我来救你了！”用手去解绳子，他手太小了，解不开。父亲想起，说：“我给你买的削笔刀放在衣袋里。”雄从父亲衣袋里掏出削笔刀，把绳子割断。父子俩又帮两位村民割开绳子，一起逃走。等法国兵发现时，他们已跑得很远。法国兵在后面朝他们开枪，雄听到子弹“滋滋滋”地从头顶飞过。

虾港村的男人大多出海捕鱼去了，只有女人在家干农活或做家务。走私船的人不知跑到哪去了，法国兵在村子里折腾半天，抓不到人，气得呱呱叫。这时，天空忽然沉下脸来，一阵风刮过后，“啪啦！”的一声巨响，一个落雷劈断了村前一棵枯树，吓得法国兵缩回船上，拖起缴获的走私船扬长而去。

法国兵走后，直至第二天仍不见林景诗和儿子回来，林妻很担心。

黄昏，太阳像一个烧红的铜锣挂在西山的树梢上，村庄里几处炊烟袅袅。已是晚饭时分，林家茅房里，饭菜已放在饭桌上，只是没人动筷。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从屋外笆篱栅口传进来：“虾港姨，虾港姨，雄哥回来没呀？”声音刚落，人已到门口。来的是二妹，她叫的虾港姨即林母。那时，南邑乡下女性一般不起名字，只在称呼前冠上夫名或地名，林母是虾港人，因此，二妹叫她虾港姨。

听到二妹的声音，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从屋里出来堵在门口。那姑娘长得眉清目秀，身材丰盈，穿一条侧开襟青色花边褂子，因有些年头了，显得太窄短，把身体的线条绷得非常突出。